

大唐风月

续

徐贤妃

忧然 著

贞观天子李世民，大唐第一后长孙皇后，痴情女子徐惠，
惊才绝艳武媚娘，翩翩风流吴王恪，温雅皇子李治，
一卷秾丽壮美的后贞观画卷，一曲逾越生死的大唐恋歌。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大唐风月

续

徐贤妃

忧然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贞观天子李世民，大唐第一后长孙皇后，痴情女子徐惠，惊才绝艳武媚娘，翩翩风流吴王恪，温雅皇子李治，一卷秾丽壮美的后贞观画卷，一曲逾越生死的大唐恋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风月续徐贤妃 / 忧然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229-00485-9

I.大… II.忧…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0241 号

大唐风月续徐贤妃

DATANG FENGYUE XU XUXIANFEI

忧 然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刘 嘉

责任校对: 廖应碧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 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83 千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册

ISBN 978-7-229-00485-9

定价: 2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凉月满窗人不寐

端木摇

盛世风流

我一直在想，徐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长相如何？脾性如何？为何能在李世民的锦绣后宫宠冠独绝？为何能荣宠不绝？她有何能耐？

也许，是因为曾经的先皇后长孙无忧？

我想，只是一个契机罢了。然而，因此契机，足以让徐惠在花颜缤纷的大唐后宫一枝独秀。只因长孙皇后带走了李世民所有的爱恋与深情。

如果说长孙皇后是国色天香、高贵聪慧的盛世牡丹，那么，徐惠便是花相芍药。古人评花：牡丹第一，芍药第二，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因为芍药开花较迟，故又称为“殿春”。而徐惠，若非晚生十多年，或许亦可与长孙皇后一争高下吧。

只因那相似的眉目与眼神，只因那相仿的气韵与性子，只因那相同的机敏与才情，只因那一模一样的柔而韧的背影……

或许，李世民该庆幸，在痛失爱妻之后，上苍又送给他一位与心爱女子何其相似的女子。

长孙皇后与世长辞，仿佛所有的激情突然消失，徐惠传奇已经可看可不看了，然而，一旦看下来，竟是不忍释卷。风月，还是一样的盛世风流，人物，依然是妖娆华美的大唐人物，传奇，仍然是琳琅珠玉、气象万千的传奇。让人惊喜的是，在密实华美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从容的下笔姿态与深致的人生况味。

风姿特秀

如果说文字的华艳与动人是一项高水准的技术，那么高明的布局可以媲美一种



高难度的技术发明。忧然正是这样一个高明的布局高手。《大唐风月续徐贤妃》以李世民与徐惠为男女主人公，侧重描写十九公主、李承乾、杨若眉、李泰、李恪等，次写九殿下、韦贵妃、武媚娘、慕云等等人物，配角纷杂，人物琳琅如货架上的物品，让人眼花缭乱。然而忧然却不急不躁，悠然自得地摆弄着棋盘上的黑白棋子，冷静地布局谋篇，从容不迫地移动一颗颗看似无关紧要却是步步为营的棋子。看至目前最后一章，不得不佩服作者驾驭情节、驾驭人物之天赋。

善弈者谋局，不善弈者谋子。忧然正如冷静的善弈国手，一边品茶一边布局谋篇，随着李世民与徐惠两人感情的慢慢升温，作者循序渐进地推出一个又一个各司其职的人物和扣人心弦的阴谋事件。徐惠的突然宠冠六宫，李承儒的刺杀，慕云的复仇，李承乾与李泰的冲突矛盾，韦贵妃尚未明朗化的阴谋诡计……在一字一词的排列组合中，一个个事件有条不紊地发生、发展、高潮，令人欲罢不能。

韶音令辞

一部历史言情小说，空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无萦绕整部小说的时代背景与独特气韵，只能算是一部中庸的言情小说。抛开人物刻画与环境描写，如果不能从字里行间透射出这是一部展现大唐盛世画卷的历史小说，那么，算不得一部成功的历史言情小说。《大唐风月续徐贤妃》正是一部情节与气韵俱佳的优秀历史言情力作。无论是人物的言辞对话，还是服饰打扮的描写，还是周围环境的气氛烘托，皆做到了一种刻画入骨的高度。

忧然的笔触，深入大唐盛世的每个历史瞬间、深入历史的每个细枝末节，经过纤手的拨弄与重组，将整部小说推向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将读者带进大唐盛世的千古风流与盛世华章之中。

风姿特秀，语出《世说新语》，意为嵇康风度神采秀绝；韶音令辞，亦语出《世说新语》，意为美妙的语言与文字。个人以为，《大唐风月续徐贤妃》正是这样一部风姿特秀、韶音令辞的历史言情力作。

花相芍药

淡淡金光，女子提篮举首，望向当空骄阳，阳光自她如雪肌肤上流淌，流过黛眉含烟，淌过柔唇娇艳，侧首瞬间，花落突如风卷。

在九殿下李治的眼中，徐惠便如以上描写，恍若神仙中人。因酷似长孙皇后，李世

民另眼相待，十九公主承欢膝下，嫔妃惊愕而恍然……熟识长孙皇后的，在见到徐惠的第一眼，都会愕然，都会目光有异。然而徐惠并不明白，她只觉得，一切的一切，仿佛是背后的某一只手在安排在布局，而自己无辜深陷，即使那是帝王的荣宠。

后宫女子，荣宠千般风光、万般得意，其实只是一个深渊，深不见底。若非心智冷静、清心寡欲，很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而徐惠，就是这样清心寡欲的女子，作者，也不让她成为心思奇诡、兴风作浪的女子。

与长孙皇后一样，历史上的徐惠注定是一个悲剧，英年芳逝。而陪伴帝王左右的这几年，她得到他的爱了吗？是否只是先皇后的影子？是否有宠无爱？是否有怜无惜？

或许，至死，她都不知道。

凉月满窗人不寐，看尽风月，阅尽风流，看淡世间情爱，只有那一钩清月，永远在那里，望着你，默默地。那月，是否在告诉你，世间情爱，只不过镜中花，水中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死后同寝、同穴亦是惘然。

因为，盛世牡丹，早已深入人心，她，再如何努力，也只不过是花相芍药！

且看忧然华美演绎盛世华章、大唐风月！



序	凉月满窗人不寐 端木瑶 / 1
一	惊鸿水起回眸处 / 1
二	纵有笙歌亦断肠 / 14
三	干戈未定欲何之 / 29
四	落红不是无情物 / 50
五	一缕香魂无断绝 / 74
六	画墨如霜风月浓 / 89
七	纵是浓情也成空 / 109
八	一剑光寒透襟凉 / 122
九	道是无情却有情 / 135
十	山雨欲来风满楼 / 146
十一	前尘旧事动心肠 / 157
十二	是耶非耶终成错 / 172
十三	萧墙喋血春也殁 / 186
十四	花欲含苞风欲摧 / 202
十五	不负江山不负卿 / 214
十六	番外：人在高处不胜寒 ◎李治 / 226
十七	番外：万丈雄心难为尼 ◎武则天 / 230
附	珠玉其表，锦绣其心，痴痴其情 ◎闲庭晚雪 / 233



惊鸿水起回眸处

又是一年六月霜天，又是大片木槿飘如飞雪的季节，明明微温的午后阳光，稀疏洒在粉白色簇簇跌落的花瓣上，便如结了霜般，御花园，怎么都是一幅萧索的景象。

李世民负手而立，木槿花瓣飞乱在风中，飞乱在帝王惆怅的眼里。

逝者常已矣，生者常悲思，一年了，帝王凄痛的心，仍旧一片断壁残垣，眉目间少了分桀骜，多了几许凝重的细纹。

无忧，你可知这是怎样的一年？冷风灌入心肠，冰雪堆积眉间，自你走后，我的心，便再没有春了……

一片花叶落在肩头，李世民伸手拂去，满眼尽是落花的悲凉。

远远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是宫人惶恐的声音：“公主慢些，莫扰了陛下。”

李世民回头，只见木槿飘飞的香雪中，女孩着月莹色绉纱隐花裙，与飞雪相容相映，及肩乌发，系油绿色绸缎锦丝带，明眸澈亮清明，粉唇娇嫩如水，欣喜地朝李世民跑来。

李世民见宫人畏恐的目光，苦笑着摆了摆手，宫人便不再随来，女孩扑在他的腿上，扬着闪亮晶眸，真纯地望着他：“父皇，你又不开心了吗？”

李世民低身抱起女儿，悲凉目光沁入几丝午后暖阳：“没有，父皇看见兒子，就开心了。”

声音微微沙哑，该是许久未曾言语的缘故，兒子偏头凝望着父皇的脸，墨色如蝴蝶展翅的眼睫，一眨一眨，像极了母亲的眼睛，亦有母亲眼神的温怜：“父皇又想母后了，兒子知道。”

李世民微微一怔，尚来不及惊讶，兒子便默默垂下眼帘，遮掩去眸中散落的想念，恐更加触痛了父亲的心怀：“兒子也想母后，可是，兒子不哭。”

李世民心底抽地一痛，小女儿懂事的一句，竟胜过了众人千言万语的规劝，他缓缓抚摸着女儿的秀发，眼里尽是怜惜：“嗯，兒子最乖了，明天叫上哥哥姐姐，一起游园好



不好？”

兒子点点头，靠在父亲肩头，恬适地微笑。

晋阳公主，这一年多来，在李世民身边长大的孩子，几乎与他寸步不离，是多少嫔妃公主艳羡的人儿，公主虽是五岁的年纪，却一向最能体会天子的心，无怪李世民如此疼爱，也真真是可人疼的孩子。

抱着兒子一路走回太极殿，迎上来的是杨若眉，这一年来，陪他最多，解他心事的女人，若眉好就好在十分知体，更从不多语，难得兒子与雉奴煞是喜欢，很多事，他一个男人做不来，还要有个人帮衬。

李世民放下女儿，向若眉问道：“雉奴呢？怎么也不见个人？”

杨若眉搂过兒子，边替兒子拭去脸上汗珠，边恭敬答：“雉奴找太子读书去了，近来常去呢，往日陛下都是晚归的，今天却早，才不见他。”

兒子仰着头问：“姨娘，明天父皇叫哥哥姐姐一起游园，您也来吗？”

杨若眉微一迟疑，笑道：“姨娘不去了，姨娘去御膳房给兒子做最爱吃的点心。”

“那兒子要吃蜜碗。”女孩天真的声音，却如冰冷凉剑穿透心房，李世民俊眉纠结，转身对向殿外刺眼阳光，女儿，你可知这天下最会做这蜜碗之人，已不能做给你吃。

杨若眉自有所觉，幽幽望着帝王高大苍凉的身影，自贞观十年的那天起，这个背影便徒令人心内悲怆，尤其是在这木槿凋落的季节里，便更显得凄凉。

一个字、一个眼神，便会牵动了旧日的心肠。

“一起去吧。”许久，李世民缓缓开口，却并没有转过身来，仍旧望着迷蒙天际飘浮的流云。

杨若眉默默低身：“是。”

兒子始终拉着杨若眉软丝的裙摆，望着两人不说话，乌溜溜的大眼睛，便似这偌大宫殿唯一的光明……

☆☆☆

六月，和风细细，吹在人脸上分外舒适，今日游园，天子坚俊的脸上仍旧一派冷肃，杨若眉随在身旁，只淡淡地微笑。

这日，倒是个晴好的日子，满园飘飞的木槿花香郁浓浓，圣柳、珠兰、广玉兰亦是争妍竞秀。

大一点的孩子折花扑蝶，男孩儿比试稚嫩拳脚，再大一些的如承乾青雀，俱都没有来。

杨若眉见李世民坐在亭阁中眼神微怅，才突地恍悟，这里，便是皇后即兴作诗的那处亭阁，如今物是人非，怎不令人感慨？

她知道，此时的他并不需人安慰，只是默默地走开，拿一只精绣小球，拉着还太小



的兒子到一邊去，留给李世民独自怅思的亭阁……

“姨娘，扔给我啊，我能接住。”兒子童稚的声音极是悦耳，杨若眉笑笑，好在今日穿得轻便，还能与她玩在一起。

故意向兒子怀里轻轻扔去，兒子用力抱住，还是脱了手，绣球滚落在地，杨若眉刚要帮她拾起，便听身后李世民的声音悠慢响起：“若眉。”

杨若眉转首而望，再望兒子一眼，只见她低头捡球，便笑着说：“兒子，抱了球过去父皇那里啊。”

说完，转身而去，晋阳公主没有答话，手上一滑，球又向草坡下滚去，于是起身追去，她不过五岁年纪，又是好玩，只觉这下坡跑的感觉非比寻常。脸上竟绽出了笑颜。

跑得太快，一时刹不住脚步，向前倒去，双膝跪在了地上，只觉有一阵疼痛钻入膝盖，抬眼，只见球也已然慢慢停了下来，停在一双白锦珍蝶花绣鞋边，粉白色裙袂随风微微浮动。

“是你的吗？”那女子声音有若天际飘来的浮云，轻而意韵悠长。兒子抬眸，只见粉白衣女子拾起球，拍拍球上的尘土，举首向她走来：“快起来，你摔疼了吧？”

小女孩动致的眼神，倏的怔住，女子清淡微笑的眉眼，如流云飘渺，温柔的声音，似水流情，不就是那每夜每夜在梦中盘绕的影子，梦里，她对自己说：“兒子乖，要听父皇的话，不要让父皇伤心……”

迷惘地望着眼前女子，女孩眼里波光倏然凝成晶莹泪光：“母后……”

含糊不清的两个字，令女子微微蹙眉，兒子晶亮的眸子定凝地望着她，她低身为兒子拂去衣上尘土，柔声道：“疼吗？”

兒子眼里瞬间滴下泪来，好似一串明耀的珍珠，在夏日阳光中，分外清亮：“母后，呜，母后……”

女子轻轻摇头，眉间亦有慌乱：“别哭啊，来，给你球，你……”

待要细问，却见杨若眉勿急地向这边走来，声音急切：“兒子，兒子。”

兒子回身，更哇地一声哭出了声音，杨若眉急忙跑上来，抱住兒子：“怎么了？摔了吗？”

杨若眉望见兒子身上尘土，轻轻为她拍去，兒子却摇摇头，再转回身，却并不见了适才温柔的粉白衣女子。

“母后……姨娘，兒子看见母后了，母后回来了。”兒子大哭着拉住杨若眉衣裙，杨若眉心中一痛，向兒子望着的方向望过去，偶尔飘落的木槿花如女孩纷落的眼泪，落得人心中凄凉：“兒子乖，姨娘抱，好不好？”

兒子摇着头，小身子不断挣扎：“不，兒子要母后，母后走了，不要兒子了，呜呜……兒子要母后抱……”



哭泣的声音，惊了御花园远处的目光，李世民飞奔一样地跑过来，低身拉过小女儿，轻轻拍着：“儿子怎么了？有谁敢欺负了儿子？”

儿子眼泪湿了衣袖，声音已然哽咽而断续：“父……父皇……呜呜……母后……母后不要儿子了，呜呜……儿子……儿子都乖，呜呜……”

女孩哭泣的模样，看得人莫名心碎，李世民幽俊深眸倏然暗淡，仿佛被乌云遮去了晴日，流过的唯有破碎的浮云：“儿子乖，父皇抱好不好？儿子不是说了，不哭的！是不是？”

温柔的口吻自沉冷的唇齿说出，怎么都听得人心寒，杨若眉望着这对悲伤同剧的父女，亦要滴下泪来：“儿子说，她……看到了母后。”

儿子已然泣不成声，只拼命地点头，李世民心疼地拥过女儿，安抚她倏然决堤的悲伤，却不知要如何安慰向来懂事的女儿。

毕竟是小孩子，也许是某个场景触及了她遥远的回忆，自己尚且触景伤情，更何况是这样小的一个孩子？

李世民隐忍的敛眸，声音有些微颤抖：“来，父皇抱儿子回去。”

抱起儿子，儿子却仍抽泣地望着那个方向，嘴里含糊不清：“父皇，儿子没说谎，没……”

李世民修长手指紧紧扣住女儿小肩，脚步沉重，却任女儿如何哭闹，亦再不发一言。

杨若眉静静跟在身后，她知道，此刻，儿子的每一字，也许都在鞭打着他尚未痊愈的心！

本应是欢愉的一天，却令李世民眼神更加幽凉，回到宫中，站在窗边凝望满园花雨，始终无言。

杨若眉好不容易哄着儿子睡下，走到李世民身边，静静地望着他，千言万语，亦不知从何说起。

许久，李世民方转回眼来，心底碎裂的思念满布眼底。

杨若眉一怔，他用了多少夜晚才令自己慢慢放下，她最是知道，可是，原来一切却终是惘然，那些伤痛，只需一碰，便会再散漫在他整个身体！

轻轻靠在帝王孤寂的肩上，声音哽咽：“陛下，儿子还小，心里终还是念着母亲的，只是陛下切莫因此而再伤了心，龙体要紧啊。”

李世民幽幽一叹，不再伤心？他又何尝不想？

转眸回望向一片落花如雪，俱都堆积在心里，难舍难去……

☆☆☆

六月的天，晚风亦是柔和，太极宫静穆的庄素却仍旧深无边际。



晚风随窗缝飘入，吹在脸上有痒痒的感觉，床榻上的男孩辗转反侧，睡得并不安稳。

“九哥。”女孩稚嫩的声音轻轻响起，本就难眠的男孩慢慢睁开眼来，映出女孩真纯的可爱脸庞：“咒子。”

男孩坐起身子，望望四周，惊道：“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彩映呢？”

咒子把声音放到最低，小心道：“她睡着了。”

随即略带委屈地说：“九哥，今天我看见母后了，父皇不信！”

男孩一愣，眼里亦有忧伤淡淡浮过：“咒子不要闹了，快去睡，父皇发现要骂的。”

咒子使劲摇头：“父皇不骂，父皇从来不骂咒子，咒子真的看见母后了，九哥信吗？”

尽管是六月天里，夜晚仍是有些寒的，男孩将妹妹拉到自己身边，为她盖上薄被，敷衍道：“在哪里？”

咒子依在哥哥身边，灵动的眼睛，竟真若有其事：“御花园里。九哥，你陪我去找母后好吗？”

男孩一惊，望着咒子晶莹闪烁的眼眸，企盼地望着自己，心中竟有莫名柔软，他明知那不过是小孩子的言语，不足以信，可作为哥哥的情感却倏然汹涌，咒子纯透的希冀眼神，只令他心疼这最是亲密的妹妹。

轻轻抚摸妹妹乌黑的柔发，犹豫间，终还是点了点头。

暗夜漆黑，雉奴披了件外衣，亦为咒子披上一件，两人小心避过昏昏欲睡的内侍宫女(1)，寂静深夜，细微凉风拂面清爽，二人穿过殿阁第一道廊，雉奴突地拉住咒子衣袖，眼望前方李世民寝殿，灯火昏黄依旧。

咒子回头望望雉奴，低声说：“父皇还没睡呢。”

雉奴点点头：“是啊，许是在看奏折吧，咱们还是回去吧，被父皇抓到会骂。”

咒子却挣开雉奴的手，跑到李世民寝殿门口，殿前竟无一名宫女内侍伺候，殿门虚掩，依稀透出殿内明烛火光。

雉奴跟上前去，想要拉走咒子，执拗的妹妹却紧紧拉住殿门，雉奴无法，亦跟着望了进去。

殿内只燃几支烛火，火光昏弱，父亲侧卧在桌案前，火影摇曳在威俊的脸上，漆黑眼眸映着烛光仿佛凝住一般，竟似无半分流转。

六月的夜晚，风凉细细，帝王幽幽叹气，疲惫地轻轻捏着鼻翼，旋即站起身来，至窗边，缓缓推开扇窗，晚风拂面，眼望萧靡夜空，凉白月光洒了一身冰凉。

帝王低眸，眼底却有微微灼热：“无忧，我该怎么做？”

沙哑的声音，浸在夜色里，苍凉哀恸：“咒子该怎么办，她哭得那么伤心，我终不是

个好父亲。”

双手撑住窗前桌案，深深垂首，背影在烛火的摇曳中，愈加孤冷。

兒子紧紧咬着嘴唇，最爱她的父皇，又在伤心了，是她惹父皇伤心了吗？

隐隐哭出了声音，雉奴大惊，连忙去捂妹妹的嘴，可这如何来得及？李世民已是惊觉，倏地转过身来，眼神凌厉如风：“谁？”

他遣去了所有侍人，自警觉万分。

“父皇……”兒子推门闪进身来，小脸儿透红，乌黑星目，落下点点泪珠：“父皇，兒子再也不哭了。”

用力忍住的哭音，并不似五岁年纪的善解人心，令李世民心更感悲痛：“兒子？”

一瞬惊讶后，唯剩万分心疼，连忙迎身抱起女儿，柔声安慰：“兒子最乖了，父皇最爱兒子了。”

兒子伸出小手，抹去李世民眉间纠结，轻细道：“兒子再也不叫父皇难受了。”

轻而微小的动作，却令李世民眼中流过丝丝纠痛，那抹过眉间的小手柔软细嫩，曾是心爱女子多么经常的动作，那时，无忧的柔荑温腻，亦会轻轻拂过他纠缠的眉心，拂去心中万般愁绪。

将女儿紧紧搂在肩头，心疼却也温暖。

不期然转眸，方才看见静静站在一边的雉奴，这孩子似乎总是那般安静，将兒子放下，微笑对雉奴说：“怎么雉奴也在？你们俩都不去好好睡觉，却跑出来玩，父皇要打的啊！”

李世民目光温和，微微含笑，雉奴知是玩笑，亦道：“父皇才舍不得打，舍得打雉奴，也舍不得打妹妹。”

李世民摸摸雉奴的头，笑意终有些由心感觉。

兒子转身走到桌案前，爬上雕龙飞凤的躺椅上，只见桌案灯烛幽亮，一展雪帛画卷，铺展眼前，画中美人眉黛含烟悠远，意韵绵长，眼波明澈，宛若大哥故事中的仙子，触动小小心中一处隐痛。

是母后！兒子心中默念，小手拂过雪帛画卷，眼泪在眼圈里轻轻打转，却终强忍住，没有哭出声音……

☆☆☆

次日，李世民照常临朝，临行嘱咐杨若眉好生照看兒子，雉奴读过书，习惯往大哥处去，只令一名侍从随着，穿过御花园香浓飘飞的木槿花雨，突发奇想，自偏林穿过，清幽过处，一片锦绣如织的繁花丛锦间，似有女子声音欢愉交歌，雉奴好奇回身望一眼侍从，侍从面无表情，只恭敬地不敢直视他的眼眸。

毕竟只是九岁的孩子，好奇心重，径自向那片繁花丛中而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派怡人景色，飘飞的木槿花瓣落在青色细草上，如雪坠入碧色冷湖，点缀的白，更突显木槿花的清新优美。

几名女子，并不华贵的装扮，却如这六月木槿的淡雅清华，或提篮采摘花瓣，或低身拾捡草中石子，雉奴站在一边，莫名被这场景深深吸引，一束阳光自浓云深处流泻，洒入眼眸中微微刺目……

雉奴稍闭了眼，眯起一条缝隙，晃亮的阳光金灿灿地闪烁眼底，蒙蒙不清。

流金的暖阳，映着碧草华荫，愈是光影迷离。

淡淡金光，女子提篮举首，望向当空骄阳，阳光自她如雪肌肤上流淌，流过黛眉含烟，淌过柔唇娇艳，侧首瞬间，花落突如风卷。

雉奴心头骤然一紧，那眼一泊清静，那眉一弯似月，清美娇颜，于这融暖日光下，更显得贵雅而不俗媚。

熟悉的脸，熟悉的温柔眼神，那眼神自脸上轻轻拂过，便如柔风沁入心脾，暖人心房。

那……便是母后的眼神！

雉奴双手紧紧握拳，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一幕，原来兕子并没有说谎，亦非胡闹，是母后，真的是母后！

正欲跑上前去，却又莫名刹住了脚步，觉得哪里不对，那眼神、那神情，虽是母后的一般模样，可却似缺少了什么……

正自迟疑，身后突有女子声音，娇脆响起：“你何人？怎在此偷看？”

雉奴回身，只见一女子着柳青色薄衣织衫，丝裙飘飞，胸抹桃花如艳，乌发斜斜簪一朵胭红牡丹，含苞欲绽，柳眉清隽悠远，如星美眸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

身边侍人忙道：“大胆，竟对九殿下无礼？”

那女子微微一愣，阳光映照晶亮眼眸，拂过一丝诧异，雉奴转眸盯着她，与她目光不期相对，飞花点映的目光里，女子随即颌首，眉间却一如适才的傲然：“九殿下。”

雉奴望她娇媚似艳的容颜，只平静道：“你是谁？”

那女子端持身姿，目光无恐无畏：“才人武媚娘。”

“武媚娘？”雉奴淡淡重复，眼却望向莺飞燕语的花园中：“她呢？她是谁？”

说着，指向提篮拈花的粉裙女子，女子裙袂翩飞，素雅的一色长裙，只在鬓间斜插一支淡色芙蓉，融融日光、脉脉飞花中，女子身姿如诗如画！

武媚娘眼中异样，却只于回眸间，暗暗隐去：“才人徐惠。”

徐惠？雉奴心中豁然塌陷一处希冀，果然不是母后，果然只是一个陌生不曾相识的女子罢了！

或者，根本是阳光耀眼，心中思念母后，一时眼花了吧？



眼神定凝在徐惠轻盈的背影上，轻轻一叹：“走吧。”

旋即转身，与侍人匆忙消失在园径尽头……

武媚娘望着雉奴远去的背影，心下狐疑，怎么这个孩子的眼里，会满布着如此浓浓的悲伤？

“媚娘。”一女子召唤：“在看什么？”

媚娘转身，见正是徐惠扬手向自己轻轻挥动，媚娘微展一笑，便向园中跑去。

低眼望着徐惠手中提篮，各色花瓣缤纷叠错，已有半篮，然自己却于这些并无兴趣，只乏然道：“采够了吗？咱回吧？”

徐惠与媚娘邻院而居，向来走动颇多，自知她兴味不在于此，了然笑道：“好，你适才在与何人说话？”

原来，她看见了，却早没有叫她，媚娘边走边说：“九殿下。”

“九殿下？”徐惠犹疑道：“与陛下身边的九殿下？”

媚娘点头，目中却有调侃之色：“妹妹可识得吗？九殿下可对妹妹颇是注目呢。”

徐惠脸晕微红，佯怒道：“叫你乱说。”

伸手在媚娘脸上轻轻一拂，随即道：“入宫近半年，未见陛下一面，怎会认得九殿下？”

徐惠清婉音色，无端沁入丝惆怅，目光悠明，自远端深云处渐渐消隐不见。

寂寂深宫，何时才是寂寞的尽头？

媚娘亦有感慨地望向天边，飞鸟振翅飞过，一触，目光暗暗凝聚：“会见到的！”

果敢如她，徐惠向来了解，只惘然一笑，再没有言语……

☆☆☆

太子东宫，雉奴神情恍惚，坐在窗边躺椅上，望浮云流过眼前，直到中午时分，亦未见有半句言语。

“九殿下，用午膳了，太子叫您去呢。”说话的声音娇而轻细，雉奴举首，正是大哥身边侍女慕云，因弹得一首好曲，颇得大哥欣赏，时常与她论曲谈词，与自己亦是亲切熟络了，自己更称她慕云姐姐。

雉奴摇头：“我不想吃。”

慕云并非绝色的女子，只是笑容清幽恬淡：“九殿下今天来，也不去与太子殿下下说话吗？”

“是啊，雉奴今天怎么闷闷不乐的？”突有一男子声音，清远有如山涧泉流，流进雉奴耳中，雉奴抬眼望去，见正是大哥微笑向自己走来。

高挑身姿、眉俊修远，有若父皇的漆黑瞳眸，满溢关切：“雉奴也有心事了，可与大哥说吗？”



雉奴望着大哥，近一年来，大哥性情爽朗了许多，再不是幼时那郁郁沉默的太子了，雉奴想，这大多是因为慕云的关系吧？

雉奴眼睛直直地盯着承乾，嘴唇微颤，却终还是没有出口。

慕云甚至解意，微笑道：“太子与九殿下聊着，九殿下既无胃口，慕云便吩咐些茶点给九殿下。”

承乾望着慕云忧然背影，唇边隐隐含笑，雉奴望着，突然道：“大哥喜欢慕云姐姐吧？”

承乾一怔，低眼望望已渐长大的弟弟，轻轻一笑：“雉奴长大了。”

再望向慕云走去方向，眼里却流过暗暗忧虑，喜欢？喜欢又能怎样？慕云终只是个出身微贱的婢女，自己的太子妃终不会是这样的女子，父皇曾有意的几个，皆如母后般高贵婉约，才情纵横，而慕云除款曲乐辞外，并无他长，喜欢……又能如何？

只待选位贤淑亦如母后的女子，能容得慕云为妾，如此而已，只是委屈了慕云。

回过神来，微笑对向雉奴：“雉奴，无论有何心事，以后尽管来与大哥说。”

雉奴点头，清俊的脸庞，凝满惆怅：“大哥，如果雉奴说，雉奴看见母后了，大哥信吗？”

雉奴的眼中并无期盼，因前日兄子与自己说起，自己亦是不信的，承乾眼中顷刻覆下层层黯然，萧索之色，满浸深眸：“雉奴，大哥知道你思念母后，可这样的话，与大哥说说便好，切莫向父皇说起，懂吗？”

雉奴直直望着大哥眼睛，点头，却继续说：“那雉奴说，看见了像极母后的女子，大哥信不信？”

承乾一怔，但见雉奴眼神郑重，比之适才更多了分坚决，心下不禁犹疑：“像极母后的女子？”

雉奴仍是点头：“雉奴也在想，是不是阳光刺眼，根本是看错了人，但适才想了许久，却觉不是，因为前日，兄子亦与我说起，她看到了母后，雉奴想，也许兄子看到的正是这位女子也不一定。”

承乾微微一惊：“谁？”

雉奴答道：“才人徐惠！”

承乾凝眉，雉奴自小爱跟在自己身后，极是听话，望着雉奴少有的坚定眼神，倒真有了些犹豫，但，终是轻轻一笑：“雉奴想多了，来，先去看看慕云姐姐为雉奴做了什么点心，若是母后在，定不会让咱们饿着肚子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大哥……”雉奴还要言语，承乾却拉着他走向堂殿，唇边笑意，无端僵涩。

慕云果已备好一切，皆是雉奴最爱的糕点，雉奴低眼扫去，目光独独定凝在金黄蜜碗之上，久久难以移视，自7岁最后一次吃过母后所做蜜碗，从此，便再未从这道糕



点中品出过一丝香甜。

承乾顺着他目光望去，心中亦是一疼，这道点心，亦是他所钟爱却再品不出滋味儿的糕点。

幽幽叹一口气，拍拍雉奴肩膀，转身走向慕云身边，眼神示意，慕云随即会意，随上几步，承乾小心望一眼雉奴，轻声说：“你平日里，可与些才人采女来往吗？”

慕云亦将声音压到极低：“倒有些个，殿下可有吩咐？”

承乾点头，望着慕云的眼，肃然郑重：“替我去了解一个人。”

“何人？”慕云疑惑问。

承乾眼目一凝，道：“才人徐惠！”

☆☆☆

黄昏斜阳，脉脉余晖，天际熏染一丝流红绯云，渐渐晕开，薄薄几缕细云，在微弱的残阳里，光影陆离。

承乾站在窗边，举目而望，不知为何，明明告诉自己雉奴只是个九岁的孩子，所言不能尽信，可为何心底莫名感到阵阵不安？

黄昏晚霞，洒落在男子修长身影上，高俊俊背影，更显得英挺。

“殿下。”身后一女子声音清润，承乾回过头来，正是慕云，一身细绸长绶裙，胭红颜色，有别于东宫其余侍女，承乾目光温柔：“可是有了消息？”

慕云美目映着夕阳晕染一层薄雾：“是，才人徐惠，湖州人士，父徐孝德，徐才人以才闻名，4岁能诵《论语》、《毛诗》，8岁已善属文，于年初召入宫中，为才人，只是年初入宫女子，半年来，皆未曾受陛下临幸。”

承乾心中感叹，是啊，母后去年此时才刚过世，父皇一夜便苍老下许多，如今尚在悲恸中不可自拔，又怎能一夕便欢爱于人？

承乾回望向漫天流云绚烂，沉声问：“她样貌如何？”

慕云墨睫微微低垂，语调轻若丝绸滑过：“秀美清颜，娇俏中又有端静气韵。”

“娇俏中又有端静气韵？”

承乾神思陷入茫茫怅惘，脑中是遥远的风雨之夜，雷鸣电闪、血雨腥光后，惊颤的心在狂乱的风雨中，飘摇无定，是母亲的手轻轻抚过自己冰凉脸颊，是母亲温怜的目光令震彻的心，渐渐安宁。

娇俏而不失端静气韵，承乾目中似有往昔回忆不堪划过，慕云轻轻走近他的身侧，目温如水，低柔地道：“殿下，慕云何时才能令您不再伤悲？”

承乾转眸而望，慕云秀静的脸，令心绪渐渐安宁，轻轻掠过慕云纤楚细腰，慕云柔软的身体，不自觉微微一颤，承乾温脉一笑：“只要慕云在便好。”

窗外，木槿花飞雪如烟，斜阳余晖洒落，花瓣坠入股红暮色中，倾尽温柔……